

上海戏剧学院 新思维丛书

一剧 之本 ②

中国剧协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文存

· 剧本卷二 ·

名誉主编 季国平 韩 生

主 编 罗怀臻 周 光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剧之本:中国剧协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文存.2,
剧本卷.2/罗怀臻,周光主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
版社,2012

(上海戏剧学院新思维丛书)

ISBN 978 - 7 - 208 - 10588 - 1

I. ①—… II. ①罗…②周… III. ①中国戏剧—戏
剧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当代 IV. ①I230②20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37059号

特约编辑 魏 睿

责任编辑 赵蔚华
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· 上海戏剧学院新思维丛书 ·

一剧之本②

中国剧协全国青年剧作家研修班文存

· 剧本卷二 ·

罗怀臻 周 光 主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12 插页 21 字数 1,489,000

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208 - 10588 - 1/I · 990

定价 260.00元

(全四册)

一剧之本

目 录

戏曲《红轿》 马永继	……001
实验戏曲《越欲》 郜庆龙	……045
京剧《南越王》 陈建忠	……075
戏曲《郎对花姐对花》 江爱华	……121
彩调剧《山歌牵出月亮来》 胡红一	……159
话剧《风景》 陈新瑜	……205
话剧《重庆往事·红色恋人》 王宏亮	……251
沪剧《海上花》 陈力宇	……299
原创古装戏曲《寻画记》 管燕草	……347
实验戏曲《剑·魂》 冯 静	……399
戏曲《青峰岭》 刘 云	……433
话剧《小河人家》 夏 强	……469
戏曲《兰亭序传奇》 宋文宪	……517
新编大型历史戏曲《水洛城》 马 勇	……563
京剧《伍员求剑》 苏逸茹	……599



马永继

马永继,男,1983年生,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,现任南昌市艺术创作研究所编剧,主要作品有采茶戏小戏《寻猫记》、电视连续剧《天下客家》(合作)、电视栏目剧《复制自己》等。

戏 曲

红 轿

时 间：抗战

地 点：土库

人 物：胡 升——土库主

阿 邦——轿夫头

春 娇——土库小姐，胡升独女

驼 佬——阿邦养父，土库老仆

佐 野——日军军官

轿夫、家丁、管家、丫鬟、乡民、日本兵等

第一场 欢 轿

[黑暗中，飘来山野歌谣，粗哑悠远：

山高皇帝远哎，

巴掌大的天。

湖畔建宫殿哎，

红轿颠啊颠。

[乐起。

[灯亮，土库祖堂前，轿夫踏歌舞轿，恣意徜徉；

[阿邦领舞，鹤立鸡群。

轿 夫 (唱)嘿哟——

红轿颠一颠，

青峰顽石想补天。

红轿颠一颠，

悬崖徒手攀峰岩。

红轿颠一颠，

上下进退心相连。

红轿颠一颠，

忘了时间忘了倦。

红轿颠一颠，
颠他个心跳气喘，
热汗淋漓快活赛神仙。

哈哈哈哈哈……

[舞毕，轿夫席地而坐，喝酒解渴。]

轿夫甲 嘿，痛快！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，难怪能当轿夫头啊。

阿 邦 我还有更绝的呢！

轿夫乙 使出来瞧瞧，让我们也开开眼。

阿 邦 还不到时候。

轿夫丙 驼老爹倒是知道时候，家里藏着这么一个高手儿子，现在才带到土库来。

轿夫丁 就是，要早来，我们也能多学两手功夫啊。

阿 邦 (笑笑)现在也不晚呐。

轿夫甲 (坏笑)不过我们可不会白学你的，我们也有一手功夫要教给你。

阿 邦 哦，什么功夫？

[四轿夫相视嘿嘿地笑。]

轿夫甲 这可是门好功夫，练一练，肉麻骨酥，浑身舒服！

阿 邦 这么好的功夫，使出来看看。

[轿夫们嘿嘿笑。]

轿夫甲 现在？使不了……条件不成熟？

阿 邦 什么条件？

四轿夫 一公一母，脱衣解裤！

[众人哄笑。]

阿 邦 这还用你们教，我自己在行着呢！

轿夫乙 别吹牛，小娃崽，我看你呀还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呢！

轿夫丙 尝过你就放不下喽！

轿夫丁 晚上带你花楼尝一口去！嘿嘿。

[轿夫起哄、大笑。]

轿夫甲 你是不知道啊，这鄱湖水养的女人呐——(唱)

水汪汪的眼睛会勾魂，

轿夫乙 (唱)粉嫩嫩的小嘴迷死人

轿夫丙 (唱)娇滴滴的声音会黏人。

轿夫丁 (唱)火辣辣的身子解乏困。

大小姐来了!

[轿夫勿下,独留阿邦。

[春娇上,娇艳动人,含苞待放。

春 娇 你怎么不跑?

阿 邦 为什么要跑?

春 娇 你不怕我?

阿 邦 你还能吃了我?

春 娇 这可没准……大白天带着大家在这里恰(吃)老酒,你这个轿夫头就是这么当的?

阿 邦 试了一下午新轿子,累了吃碗酒而已嘛!

春 娇 新轿?

[春娇抚摸轿子,打量阿邦。

春 娇 这轿子怎么样?

阿 邦 (饶有兴致)好啊,你看这轿子,这轿顶的雕工,这轿杠的线条……多好!

春 娇 (醋意)好? 怎么个好法呀?

阿 邦 你看,(对轿比划,唱)

轿顶四檐凹又翘,

轿厢宽敞够睡觉。

轿杠凸起似拱桥,

轿身轻盈做工好。

春 娇 哼! 好什么好! 谁不是凸的凸,凹的凹!

阿 邦 什么?

春 娇 这轿有这么好么? ……那我问你,(唱)

春娇我若比新轿,

哪个俏来谁更妖?

阿 邦 (唱)大小姐,莫逗笑,

人轿两样比不着。

春 娇 (唱)我看是你不开窍。

怎么比不着?

阿 邦 (唱)那你比给我瞧一瞧。

春 娇 (唱)只看一眼我就明了。

阿 邦 明了什么?

春 娇 (唱)轿厢比腰宽七寸,

轿杠比腿长三分。

轿盖不到我耳根,

轿身比我沉百斤。

阿 邦 怎么有整又有零? 不过,一听就不对嘛! 真要是这样的话,
那这轿子就坐不下人喽!

春 娇 怎么不对,不信你量量!

阿 邦 不用量也知道……

春 娇 咱们打赌,输了罚酒!

阿 邦 (疑惑)赌?

春 娇 怎么,你怕了?

阿 邦 怕,怕什么! 赌就赌,你输定了! 我量……

[阿邦伸开双手,丈量轿厢宽,轿杠长……]

阿 邦 好了,轿子我量好了,现在你说说,你的腰宽多少,腿长有多少?

春 娇 不知道,自己量!

阿 邦 量?(迟疑一会儿)量就量!

[阿邦上前,犹豫不敢触碰春娇,

春 娇 你量啊!

[乐起。

[阿邦双手环掐着春娇细腰,春娇顺势转动着身体,转! 转!
转……他们舞动起来:掐腰、环抱、扳腿、托举……]

[舞毕,春娇顺势勾住了阿邦的脖子,四目相接,凝视良久。

春 娇 啧啧啧,这还没罚酒,你的脸怎么就红了! 哈哈哈哈哈!

阿 邦 (忙放下,尴尬)罚酒罚酒! 明摆着是你输了嘛!

春 娇 我输了? 还有一样没比呢?

中国剧协
全国青年
剧作家研
修班文存

阿 邦 什么？

春 娇 味道！

阿 邦 (不解)什么味道？

春 娇 你来！

[春娇猛地亲了阿邦一口。

[阿邦瞪大眼睛，像触电一般呆立。

春 娇 这个味道轿子没有吧？哈哈哈！

[阿邦回过神，四下看看。

阿 邦 你疯了？

春 娇 你怕什么！来来来，咱们各有输赢，一块喝！

[春娇抱坛倒酒，连喝了两碗。

阿 邦 好了，好了，再喝你就醉了。

春 娇 醉了更好！你说，我比这顶轿子美么？

阿 邦 美！

春 娇 妖？

阿 邦 妖！

春 娇 香？

阿 邦 香！

春 娇 那你是愿意扛我，还是愿意扛轿子？

阿 邦 我愿意……哎呀，你坐在轿子里，我扛轿子不就是扛你么。

春 娇 好！（站起）那我就来坐坐这新轿！

阿 邦 (忙拦住)不行不行，大小姐，按规矩，这头回轿啊得老爷坐！

春 娇 (任性)哼！我偏坐！

[说着，春娇掀起轿帘，钻进轿子。

阿 邦 (着急无奈，四下看)哎呀！

春 娇 你进来！

[阿邦迟疑。

春 娇 你聋了！我让你进来！

[春娇一把拽阿邦进轿。

[轿内春娇、阿邦声音：

上来呀，舒服么……(唔)

两边的扶手好滑，你摸摸，来呀，你怕什么嘛……（我……）

噢，你背上的疤，怎么回事？……（哦，没什么。）

年纪轻轻，怎么能当轿夫头！（我技术好！）我不信！（那就试试！）

〔春娇咯咯笑声。〕

〔轿子一阵乱晃。〕

〔远处，隐隐传来炮声。〕

〔阿邦挣扎着钻出来，衣衫不整。〕

阿 邦 （看看天）晴天响雷？不对……好像是炮声啊。

〔春娇钻出来，再次拽阿邦进轿。〕

春 娇 雷也好，炮也好，给我轿里说去！

〔阿邦回头看着衣衫不整的春娇，四目相接，忽然，猛地将她抱进轿子。〕

〔远处炮声更大了，土库微微震颤。〕

〔大红轿子开始有节奏地晃动起来……〕

〔炮声近，似雷响，轿在抖。〕

〔胡升上，瞻前顾后，神情紧张。〕

胡 升 （唱）无来由神经紧绷，

风吹草动心也惊，

是谁？

蹑手蹑脚暗跟踪，

是谁？

暗夜里怒目圆睁，

是谁？

举起尖刀寒光冷。

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

我理不清，想不明。

打新轿，拜祖先，

消灾消难祈福压惊。

〔入祖堂，一转身，看见吱呀晃动的轿子，一惊。〕

〔胡升步步逼近……〕

[轿里喘吸急促，欢声迭起……

胡 升 (怒吼)谁? 滚出来!

[轿止。

[骤静。

[阿邦、春娇钻出轿，慌乱穿衣系扣。

[胡升脸色铁青，抄起椅子、茶杯，噼里哐啷砸过去。

[阿邦不躲不闪，任凭打砸，春娇忙护着。

春 娇 爹，别打了，爹!

胡 升 我不是你爹! (指着轿子)你们干的好事!

[阿邦跪下。

胡 升 你个王八蛋! 狗东西! (唱)

 祖先面前敢放肆，

 无法无天不知耻。

 光天化日，

 干了这等齜齜事。

 污了新轿，

 日后必定招晦气。

阿 邦 老爷，我错了……

胡 升 错了? 错了? (唱)

 错了土库有规矩，

 赎罪要你拿命抵。

 抽筋剥皮，

 沉入湖底。

 先出胸中这口恶气，

 再求神拜祖除晦气!

春 娇 (哀求)爹! 我们知道错了!

胡 升 晚了! 来人，把阿邦给我绑起来，扔到鄱阳湖喂鱼!

[阿邦一惊，一时回不过神来，

阿 邦 (旁唱)

 酒醒命将休，

恍若梦中游。

唉！只是……

报不了父母冤仇，

舍不下春娇温柔，

放不下红轿悠悠。

走，走，走，

莫回头，

来世再报恩和仇，

敢作敢当（我）亦风流。

（站起来）老爷！既然我犯了土库家法，听凭老爷处置！

春 娇 （拉阿邦跪下）爹！您饶了我们！

胡 升 （坚决）带走，沉湖！

〔分开家丁，驼佬冲上，扑通跪下。

驼 佬 （不断磕头）老爷，老爷，您饶逆子一条小命吧！

〔胡升不理睬。

驼 佬 老爷，您放他一条生路，我们父子两个这辈子做牛做马，报答您的大恩大德！

胡 升 （震怒）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！

阿 邦 爹！是我自己犯下大错，我甘愿受死！

驼 佬 （呵斥）住嘴！老爷……阿邦这么好的轿夫头，不好找啊！再说，祭新轿的时候……

胡 升 你在威胁我么？

驼 佬 不不不！

胡 升 我还就是不吃这一套！

驼 佬 （磕头哭号）老爷！老爷啊！

胡 升 带走！

〔家丁上前，春娇护住阿邦。

胡 升 你干什么！

春 娇 谁也不许动他！

胡 升 放肆！

春 娇 （唱）爹爹莫要行家法，

错在春娇不在他。

生米既已成熟饭，

不如成全我和他。

爹，我喜欢阿邦，要嫁给他！

胡 升 什么？不要脸！

春 娇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！

胡 升 自己做主？整个土库都是你爹我做主！（气极，快说不出话）你，你……回头我再收拾你！来人！把阿邦沉湖！

春 娇 （拦住家丁，大声）阿邦若死，我也不活了！你们——（唱）

要打一起打，

要杀一块杀。

天堂地狱，海角天涯，

春娇此生都跟随他！（紧紧抱住阿邦）

胡 升 （大怒）反了！反了！来人，把小姐带回房，严加看管！

[两个家丁拉拽春娇，就在拉开春娇的那一刻，传来一声爆炸巨响，震耳欲聋。

[屋顶震落几缕尘土，众人一惊。

[随即，枪炮声，惊恐呼号声，鸡飞狗跳声混成一片。

胡 升 （大惊）出什么事了？

管 家 （惊慌跑上）老爷，小鬼子杀到家门口了！

胡 升 （仓惶）啊！快！快走！

管 家 来不及了！

[一阵日军队伍脚步声过后，舞台两侧，亮出一排刺刀。

[佐野上。

佐 野 哪个说话管事的！

胡 升 （惊魂未定）我……我是土库主人！

佐 野 哼哼！（看到家丁押着阿邦）这是要做什么！

胡 升 犯了家规，我要把他扔到湖里喂鱼！

佐 野 我知道……（顿了顿）你们中国的皇帝登基，都要大赦天下。

（指着阿邦）现在，我赦免你了！哈哈哈哈……

胡 升 可是——

佐 野 可是个屁！从现在起，大日本皇军才是这土库的主人！
[灯暗。

第二场 恨 轿

[幕内。

胡 升 日本人赦免了你，我没有！这土库终归是我说了算！

[一片漆黑。

[一声鞭响，抽出光一束。

[光束下，阿邦光着脊背，身材健硕，低头站立。

[又一声鞭响，抽出光一束。

[光束下，驼佬手执长鞭，体态扭曲，神情阴冷。

[第三声鞭响，灯光大亮。

[阿邦站在红轿旁，任由驼佬鞭打。

驼 佬 你个不孝子，胆大包天，土库的女人也敢搞！深仇未报，却敢把性命送掉！我说过多少次，要小心行事，你都没听进去！我打你……我打！打！打！打！

[鞭飞如电闪。

[驼佬力竭无语。

[阿邦伤痕累累，一声不吭，驼佬忽然扑通跪下。

驼 佬 （自责）少爷，少爷……你骂我两句，抽我两鞭子吧！

阿 邦 做错事的是我，为什么要打你！

驼 佬 可奴才怎么能打主子呢？！我罪该万死！

阿 邦 我是你儿子，不是什么主子。

驼 佬 你是，你是真正的土库主，是这百亩宅院，千顷良田的主人！
胡升只是个忘恩负义的臭轿夫，是土匪强盗。

阿 邦 谁知道？

驼 佬 我知道！

〔阿邦转身擦拭红轿。〕

驼 佬 别擦了，少爷！你是坐轿子的，不是擦轿子的！

〔阿邦没有理会，继续擦轿。〕

驼 佬 （抢过抹布，急了）你再擦，也擦不去你爹娘的鲜血！你知不知道——

（唱）一样的夜黑风高，
一样的鄱湖小道，
轿夫胡升扮强盗，
磨尖刀，设圈套，
刺杀你爹娘在半道，
鲜血喷溅在这大红轿。
老天有眼，
留下你娘命半条，
舍命生下你在荒郊。
临死嘱托老奴，
细心将儿抚养照料，
有朝一日，
杀胡升把仇报，
夺回家业，
再坐这土库的大红轿。

阿 邦 （站起，围转着红轿看，唱）

这红轿，火一般，
每次点燃心中火一团。
白日诅咒仇人千万遍，
夜间偷袭刺杀勤演练。
二十年紧绷着这根弦，
怎么见了春娇软如棉。

驼 佬 还好，上天保佑，鬼子兵救了你一命。

阿 邦 小鬼子可不是什么好东西。

驼 佬 少爷，咱们别去管他们，报仇才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



阿 邦 我知道。

驼 佬 还有，别再和土库小姐搅在一起了，不能再出岔子了。

〔阿邦沉默。〕

驼 佬 你喜欢上她了？

阿 邦 没有！

驼 佬 她可是你仇人的女儿啊？！你不能和她搞到一起。

阿 邦 我和仇人的女儿搞到一起，不等于我不报仇！

驼 佬 少爷，只要你杀了胡升，报了父母深仇，当上这土库主，女人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？

阿 邦 你不懂，不一样。

驼 佬 我不懂，我看你是被这小妖女迷住了，我们二十年都忍过来了，不能因为一个女人，毁了复仇大计。为你惨死去爹娘，你必须断绝和她往来！知道吗？

阿 邦 （沉默一会，低声）唔。

驼 佬 又快到你爹娘的忌日了。

阿 邦 我知道。

〔阿邦跪地。〕

阿 邦 来吧。

〔驼佬取出一枝发簪，俯身刺背。〕

驼 佬 （不忍）等养好伤再说吧。

阿 邦 不用，现在刻，记得更牢。

〔驼佬用发簪在阿邦的背上划，鲜血渗出。〕

〔阿邦咬着衣襟，大汗如豆。〕

驼 佬 （唱）一年刻上一道痕，

只为记得报仇恨。

二十道疤似铁针，

针针扎在我心门。

莫说心太狠，

只道冤仇深。

〔拭去鲜血，驼佬把发簪递给阿邦。〕

驼 佬 这是最后一次，报了仇，就不需要再刻了。你娘的遗物，你好